

傾城



就如經上所記：沒有義人，連一個也沒有。（羅3：10）

數年以後，她在布滿灰塵氣味的床上醒來，鬱鬱寡歡，彷彿事情還沒有過去，頭裡有濕報紙一樣的頭痛，和現實遙遙隔開。她感知到右側有光，就問窗邊抽菸的他，是今天的第幾根了。

他已經是今天的第二包，但沒想告訴她。他勉強的笑一笑，便撚熄了菸，到她枕邊來。她滿懷期望的坐起來，聞到他手指有菸味，而她眼角有爪狀的皺紋。這些事情為他們分別注意到，然而他們轉頭就忽略了。就像他們忽略的廚房裡的髒碗和屋裡的蒼蠅。

他們低頭吻了一下，然後紙屑一樣的把那個吻揉爛。她的頭動了一下，他知道她要問什麼，不耐煩和憐憫同時從他心裡冉冉升起，像窗邊還未完全撚熄的菸，但他仍端端正正的說，是的，親愛的，我愛你，像第一次，第二次，或第一百二十七次一樣。她滿意了。

他從房子裡走出來，因為菸沒了，她還不想出來。而外面是正午，光燦燦的，人在極度的光中行走，影子變得漆黑而緊貼，像剪貼在腳邊。他們住的地方外面有一個小攤子賣報紙雜誌，還有香菸。他本來想買兩包，又想之後再出來，便還了回去。那小販的皮膚有種木雕般的質地，眼神像玻璃。那使他看起來很像一個街邊上的擺設，顛巍巍的。

小販伸出手幫他點菸，火在大白天裡看起來也像假的。

他踢著拖鞋，叨著菸走開，路上都是紙屑，隨風搖曳，路邊有人坐著吃麵，桌子底下垃圾成堆。心裡想整個城市就像是假裝的，他漫步在街上所見的，其實就是幾十年前的城。旁邊是灰撲撲的樓房，路樹和人。路面一有車駛過即起塵土。在遠處，濃厚的煙塵包圍著城，像雲停在地面那樣狡獪而全面的，淡黃色的。他每天往山坡上走，走過紀念館雪白的牆後，便轉過身來遙望。煙霧下蓋住城，在屋檐上盤旋流動，像條逡巡的黃龍，城因此變得一點蹤影也無。

他停在坡上，使自己不往下滾動，邊掏出菸來。菸一旦被點燃，就活了起來。等到燒乾才明白過來自己的死。

他往坡下走去，在街邊的一個店裡吃了飯，他常叫的，麵和湯。他填了肚子，又不遠的中醫院幫她拿了藥。那個中醫師木著臉，把藥分包，他便取了回家。

家裡有打水掃除的聲音。她已經起床，懨懨地披了衣服倚在窗前，在光中和著灰塵和打掃阿姨交代，阿姨正在利索地打掃，簌簌有聲，和她的萎靡比在一起像是光與影。而他從遠處進來，顯然帶進來了烏雲。她神色惆悵，抱怨他去得太久。他笑裡刻意帶著疲倦，於是她停了，拿了藥給阿姨去煎。

阿姨是小城中人，常知城中事。而他們從外地來，城裡大小事都不經過。她常常做著事就以不鹹不淡的語氣說一些城裡事。誰的店開了，誰生意不好在與人周轉，誰的老

婆和人跑了，留下家中孩子三個。他們倆相對坐著，常不確定該以什麼表情去聽，也不知道阿姨對他們知道多少。老婦人手上不停，擦拭著塗抹著，他人的歷史從她嘴裡流過，聽起來確實就像他人的事那樣扁平的。他們等待著，不打岔，不交換眼神。偶爾他會瞥見她的臉，眼光朝下，而手指搓弄著，是聽得入神的神情。

不一會阿姨完成了打掃，從門口騎著腳踏車咿呀離去。留下背後隨車而起的煙塵。他們相對坐著，藥已經煎好，倒在碗裡呈深深綠色，發出木頭與沼澤的氣味。唯有當她捧起藥碗時，他可以毫無顧忌注視她的臉。她有雙浮雕般的眉毛，碗覆蓋她的鼻樑嘴唇，仰起的頭臉下浮現山狀的下顎。

美究竟是什麼，自從和她生活後，他常無意識的想著。美是她的臉，還是她散發出來煙霧狀的氣息，亦或是她的行走坐臥間，投射出來的微光。他至今不清楚。人們從來就說她美，以至於他還什麼都看不清楚時，就為她吸引。

他其實不需要去細看，她的臉早已為人所熟知。出現在螢幕，海報，和人們最深的嚮往裡。他在一個派對裡看到了她，她丈夫幫她舉辦的。在她家的大宅裡，人影幢幢中，她就像在隧道深處終於浮現的光，看到她便讓人由衷喜悅起來，她坐在那裡不需移動，由人們走去和她說話，然而她那麼倦怠，意志不專的回應，像花浮在水面上，那樣輕易的美麗著，又捕捉不得，讓他留下深深印象。

他自己，本身沒有什麼特殊之處，除了高大而無所事事。他自己覺得。然而女人總

因為不明的原因隨之而來。他連續約會朱家三姊妹的事，變成了他的成名作，他自己都不明白為什麼。他老實說，對女人感到很煩膩。她們非常的易於預測。人們常說女人善變，對他來說，這正是她們易於預測的主因。每當他厭煩了等待和試探，他就告知一聲他要走了，或索性什麼都不說就離去，沒有一次她們不馬上改變心意，驚惶的到處找他求他回頭。她們彷彿沒有自己的想法，而是由一個更大的意志所支配，哭泣著，祈求賭咒。他希望她們可以明白，他並不是討厭她們，而是他也在風裡浪中，心意像海草游移，不隨自己去。

剛才在和他說話的時候，她的臉先垂著，然後微微朝上，像蝴蝶出蛹的奮力一掙。那個動作讓她顯得非常美麗。他回味著，使其他散發著香味和蹬著鞋子的女孩顯得毫無顏色。他對定格的她感到有種彷彿上輩子來的熟悉感，細細一想，原來來自於電影。她演過幾部片，皆來自於她富有的丈夫投資，目的在於宣揚她的美。她基本上飾演同一個角色，美人，出沒在古代，大而深的宅院，或在男性的左右。像滑溜的絲緞一樣，或其他華麗而無骨骼的物品，是他得到的印象。他因此而回到戲院，看著銀幕上的她。她就像一支精緻的陽傘，他不禁感覺，傘骨精巧的從裡面撐開，做工精巧而分布均勻，若是不看那結構，還有傘面細膩的繡花，和色澤美麗的緞面可以欣賞。為什麼是傘，他自己尋思，可能是她具有傘的那種臨時性。和不必要性。輕巧的收起來，倚著牆壁，就是一

幅圖畫。她在影壇也好幾年，似乎不在意所謂的表演技巧，她似乎只是剛好處於那個場景裡，心思已經飄遠，然而人們密切地注意她。

他走出戲院，在暗巷裡走回家，似乎暗暗下了一個決心，而他自己並不知道。

他決定不說什麼。只用眼睛看住她。像她這樣的女人是眼光饕餮大的。他往下望著。他於是一下給她暴雨，一下給她乾旱。她是一隻華美的金魚在聚焦的燈裡，在水裡向上看著。她的生活，那些絲綢，昏暗的燈光，絨布的椅。形成了一場等待。她便是那場華麗的等待中，移動的黑影。他也等待。在粗礪的牆面投下濃黑的影子，長出綠藻。

她從家裡出來的時候，天正在下雨，她從車窗裡面看出去，雨色蒼茫，密密地掩蓋了自己來時的足跡。她感到頭昏，像小時候知道大節日是第二天的那種暈眩，手腳冰涼，臉卻是滾燙的，她覺得自己像要大病一場。車門開著，他已經在車裡等她，像一個裝著誘餌的籠子，待她進來便將她攔住，絲綢的冰涼，濕氣和他身上菸草和急躁的氣味便充滿了她。愛情在這時非常濃郁，是一股摸得著，看得到的東西，滑溜濕潤，而又非常辛辣。他們在車裡急切的互相摸索，像兩個被困住的人慌亂的尋找門，而車子向前行駛著，繞過濕漉漉的街道，暈著白光的街燈，和人們心知肚明的眼光。再駛回大宅附近的巷弄裡。

我要走了，她總是說，邊推開他發熱的手。車門先開了一小縫，她那很少觸碰到地

面的鞋探出頭來，踏到地面，滑了一下，然後她整個人出來，這麼赤裸的，像一朵白色落花那樣飄在風中，衣衫閃動，然後消失在重重大門裡。

他嘆息著，靠回座位上，車子一無所覺的往前開著。他的心像一萬個萬花筒滾動，所有畫面都燦爛而易碎。雨已經停了，凝結在車窗上，然後被向後甩去。他住的地方在港口旁邊的巷子裡。他讓車子在巷口放他下來。他踉蹌走進巷內，任由地上的水濡濕他褲腳。他用鑰匙打開門。母親坐在椅子上等，打著瞌睡，沒有被他的進來打斷。他逕自到廁所漱洗，在微弱的燈光下省視自己的臉。他長得極肖父親，自幼大家無不這樣說。父子倆感情卻不甚和睦，父親是個武官，最恨人唯唯諾諾，與人交流只有強硬或更加強硬。而他是個吊兒郎當，凡事無所謂的性子，唯有一個，最恨人逼他。因此養成了只要遠遠聽到父親返家，他就溜出門的習慣。前年父親過世之後，政權失利，他們便家道中落，從原來的大宅遷出，到現在的破落小寓所。老實說他反倒呼吸順暢，天高地闊。

他服侍母親睡下後，便和衣躺在床上，抽菸。如今他享有這樣的自由。他的世界裡沒有任何規則。他並不去想和她的事，對他來說，感情向來不是一個該去花時間去想的事。他向來是隨機應變。他只是躺著，享受著這支菸，和暫且不用做任何決定。

他只想著一件事。

小的時候，他沒什麼感覺到自己是誰，他爸是誰，家裡便是個小王國。有傭人有奶媽，到廚房有吃食，出門就是司機伺候著。直到他爸死了，這些也同時撤了。他才感覺

到窘迫起來。就像有人從遠處一路把燭火給熄了，直到他跟前。遠近皆是黑。因此無論他去哪，這事如影子一樣跟著他。對錢的那種渴求，像難聞的氣味一樣，讓他焦躁而羞愧。只有睡夢中，或和其他家中不缺的人一起時，那焦灼能被止息。那姓李的，他的丈夫，他的哥兒們，擁有的物事實太多。他時時感到一種奇異的羞愧感，好像身上帶著只有自己察覺的惡臭。

她那頭，在她的房間裡，動搖如同花朵離枝。她躺在床上，發著低燒，她走來走去時而看到自己的影子從鏡子中拖曳而過，這個屋內到處是鏡子，鑲了雕刻的，落地的，她被鑲嵌在裡面如畫像，到處複製。

她的姿態倒看不出來她心裡想什麼，像所有的美女一樣，她的外觀與內心落差巨大。彷彿她的血管是由精巧冰冷的大理石造成，再沸騰的血液進去也會降溫。她看上去是雕像做的，潔白而無憂，滴水會結冰。她無論何時皆像在遠觀。

她體內前所未有的在轉動著，她動著念頭，想像著一種可能性。她想事情的方法很特異，裡面彷彿不包括著自己，像陽光普照著大地，凡被照耀的皆有光，然而太陽自己並不想像自己，因此太陽對自己了解甚少。

她呼吸困難的站定下來，感受到自己體內像蠟燭一樣融塌。她可以意識到他的意念和注視，縱然他不在這裡。她小時候家貧，鄰居們一起都信了基督教，為了換奶粉和糧

食。她與家人一起上教會，每當牧師激昂的傳教，說到一些陰鬱的事，譬如地獄之火或通姦，她便望著懸在半空中的耶穌像，他的雙手雙足為木釘所穿刺，頭微垂著，頭髮綿羊般披散，眼微含淚，流露出暈黃的光來。

牧師接下來會說他們都是一些該死的罪人。眼光若有似無的掠過她，在此之前牧師多次暗示她那超越她年齡和環境的美，極可能是一種天譴。然而耶穌愛他們，不論何時何地。之後她無論在哪裡，就會感到耶穌那眼光，日後她長成，變成一個長期為人所注視的人，感受那眼光從四面八方而來，她在裡面從容行走坐臥。

她第一次見他，還沒迎上他的臉，就感到他的目光。那是在她的婚禮上。那天冠蓋雲集，城裡該來的人皆在場，她丈夫的一幫損友也在那裡，姓羅的，姓陳的，她從來搞不清，還有他。他站在外面長廊抽菸，煙籠罩他的頭臉。他一進來眼神即遇上在台上的她。她聽說過火一樣的注視，但從沒有真的遇過。他的目光火舌一樣纏著上來，白熾如極度的憤怒。

之後是他們第二次在她家的見面。他進來，由她丈夫介紹過，便握了握手。手與手的碰觸間傳遞的不如他眼光說的多。她抽回手，感受到一種溫涼的濕。他來自港口邊，她知道那一區，那區她不被允許靠近。充滿了海的鹹味，和粗野的碼頭工人。做著她不明瞭的粗重的事情。港口接著外頭的地方是一排矮房子，裡面住著一群女人，碼頭工人出入，她們的生存方式大家都知道。她想著他的住處，心中奇異。

她的丈夫來自一個當地的大家族，他們不做什麼，就只攔截水，所有的船隻小舟經過港口都要付錢給他們。因此他們的錢積成水庫。錢是這樣，有如用水，一般人家也許有幾瓶幾罐的水以供幾日之用。沒了就要出去掙。好些的人家有個小或大些的水塔，可供幾週幾月之用，沒了仍要出去掙。而他們家有的，是個一望無際的巨大湖泊，歷年久遠，幽綠而深不見底，人們可在其中划船，游上數日，尚有河流兀自汨汨的補充。她的丈夫不用出去掙錢。他在湖泊裡戴著草帽，慢悠悠的划船。他蒐集物事，從車子到房屋，從書畫到握在手上的東洋根付。他在一個朋友的家裡看到了她。和女人發生連結的方式，一般來說，是禮物。但和她發生連結的方法，他認為，是婚姻。

她實在很美，她的先生每天起床不免讚嘆。她白天有日光的美，下午有樹蔭之美，晚上她尤其美豔，顧盼帶著琉璃的質地，頭髮流蘇而肌膚象牙。人們相約到家裡聊天，最後均凝望著她不說話，像望月或觀海，接著眼光穿透她，想起一些廣大的事來。像自己的命運，或人類共同的劫難。人們在她面前失去語言。

城裡面，亂了起來。阿姨嘴裡吐出這句話，像宣布氣候。

主因是連年天災，氣候不穩定，跑船的人在海上討不到好，然而在港口仍然要繳這麼多錢。收錢的這李家人也不體恤人，有人託人一起到他們家，想找人商量商量能不能晚點交這個港口稅，不但不見，還把人打傷了。你說，老百姓能滿意嗎？

他喝茶不作聲。她眼睛看著外面。

後來他和她的事情終究是止不住了，倒不是突然被發現的，畢竟整個大城也知道她那個丈夫到處也不清淨。是她自己和丈夫一五一十的說了。據那天在場的人說的，就是平平常常的一個晚宴，菜上了最後一道，大家喝著甜湯，有點醉眼迷茫的。她突然就娓娓道來她和他的事，傳言都沒有錯，她說。接著她說了她從來沒這麼快樂過。那麼美得像畫一樣的人，竟然也有感覺。那個訪客慨然嘆道。

她丈夫站起來和賓客們解釋，不好意思，我老婆醉了。和傭人一起把她扶回房。到房間後看到她那睜著亮眼睛，無所畏懼的樣子，終究還是氣起來，往她臉上啪啪打了兩下。她跌倒在地上。

她丈夫畢竟還是愛惜東西的人，不習慣這樣對待自己的物事。便請傭人來給她擦把臉，換了衣服，便對她說，我丟不起這個臉，頓了頓又說，你應該也是，你我夫妻就到今天。想想本來還想再說點什麼，但發覺也沒什麼好說了。覺得自己就像個刻板劇中的丈夫，又覺著自己遭了小偷。他是個背後有湖泊的人，然而有時候心胸又小舟起來。想起來就叫傭人把她拉起來，強行的拖走，傭人也不敢過去，他便自己來，一路又踢又踹的弄到車房，拽起來把人塞進車裡，囑咐司機，送到港口那王八蛋那裡。

港口邊的那人不在屋裡。他在港邊走路，抽菸。天冷，他剛結束一個聚會，和一群有錢的哥兒們。他們談車馬衣球女子，談得轟轟烈烈。姓羅那哥兒們剛才從海外運了一

個車子來，他們一夥人鑽進去坐下，姓羅的開得飛快，又愛急轉彎，那車子就像豆子一樣在小巷滴溜溜的轉著，到了港口，他笑著說哥兒們放我下來，喘口氣。就在這海邊了，他現在聞著那海風腥味，那風帶著點黏，把他吐出的煙往後吹。他望著那些船隻前前後後的跑著，每艘上面一盞白光的燈，打在海面黑色的絨布上。像是上次他去看她演出的戲，那舞台金光燦爛，像用錢堆出來的。他心裡想，媽的，怎麼我就沒有錢呢？

背後有人從遠處接近，步聲一個響過一個，他轉頭看是個小廝，湊近往他耳邊說話，然後兩人一前一後的像落下的球那樣跑去。

她坐在客廳裡，由他母親陪著。看起來好像從來就生長在那裡。他的母親，他看得出，已經為她的美所擄獲。她端然坐著，有如月亮初升，然而他看到她有如看到麻煩。

發生什麼事了，他甚至不需要去問。她的姿態已經說明了一切，他對她喪失了話，站起來來回踱步，煩躁又想抽起菸來。門口又傳來聲響，他湊到門口，是一個她家來的僕役，把一隻箱子沉沉放在地上，又拿過一封信來，交給他，接著消失在門後。

他拿著那不祥的信，坐在桌前，撕破展開來讀。信裡說道，這女子在我家三年，本來算是個值錢物事，如今我們不要分文，歸你了。我們李家是有頭臉的人家，你們搬了開去，眼不見心不煩，別人也就不說話了。

錢呢我知道你沒有，你老子我是認識的，他走後你這破落戶是兩袖清風，那成。你們明日馬上搭上此車，到這處房屋去住。從今以後，終生不得回本城。你們倆生活無虞，

金額咱家負擔。

只一點，你媽。請老人家留了下來，我們會派人伺候。你們倆要是回來，或逃到別處了。那只怕要鬧到不好看了。

他看完這封詭譎的信，本先打算揉了，然而又罷了。他把信交給她，然後意識到從此之後，這封信把他們拴在一起了。也並沒有幾次，他煩躁的想，和她的會面。頂到頭就是十次不到。這樣與女人的關係，於他來說，是司空見慣的事。而她就這樣未經世事一樣，都說了出來。

她看完後把信莊重的摺疊好，放回信封裡，點了一支她常抽的那種細菸，再柔聲請他媽媽去倒了一杯茶來。就算在這種情況下，她的臉依然熠熠有光，他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長期在人的支配下，以至於她的反應如此淡漠。然後他發現自她來到這裡，他待她就像是一個他恨的人。

他於是收拾了臉上的表情，走過去撫慰她。看她臉上膝上的擦傷。他進房裡去拿了藥膏和水出來，為她清洗和包紮。她閉著眼睛，像在承受一個惡夢，或剛從一個裡面醒來。

她睜開眼睛，看到他蹲在她面前幫她的膝蓋擦拭，臉上是忍耐的表情。她心中有一個硬塊本來攪動，扯緊著她多日，此刻暖洋洋的融動著，那個汁液擴散至她全身。他原本像已經有點要厭了，一連好幾天不出現也找不到人，她像生了根毫無精神的一樣在屋

裡，無望的想著他，和他那些充滿玄機的舉止，他那些毫無規則的生活脈絡，她感到非常，非常寂寞。她心裡原本被他擴大的空間，此刻空盪盪的，她無時不感到那種泫然欲泣的悲傷壓在她的心上，讓她呼吸困難，夜不成眠。她像是一個糖人被一個孩子手心的熱融了，現在那個孩子有了新玩具，嫌手上黏膩。而她演過的戲和言情電影給她的那些教育，此刻發揮了作用。她深知她丈夫的脾氣，和他那種缺錢的程度。便主動和丈夫提了這個交換。

她再次撫摸那封信，上面有點濡濕了，但不減她對它的喜愛。它就像是他們共同命運裡延伸出來的信物，甚至像他們的孩子。

之後的事情，很多他不復記憶。他不記得他怎麼樣告別他的老母親。想起來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情，日後人生天長地久，母子倆可能死生不復相見。但他的母親就像接受他父親的死去那樣，不作聲的受了。他不記得任何反抗，他們就像任何當地的人，對李家各種控制如此熟悉。去吧，不怕的。他媽說的。他自己記得在去程的車上，窗外春光爛漫，日光以不同角度投在她的衣上臉上，造成各種不一樣的灰色塊狀。幾天以前他還熱愛有關她的一切，像火熱愛煽動它的風，然而現在一切都變了，一切以一種被掀了蓋的鍋中泡沫那樣消融著。他不清楚是什麼原因。或者他太知道了。

他看著遠方的黃色煙塵滾動，像一個活物。他們搬到的地方，人們叫它小城，和原

本居住的大城大約二十公里。然而情況有如天與地，這裡大多住著一些那裡的城游離出來，一些渣滓般的人和職業。低端人口。那城裡的人會這樣說。每天早上許多這城的人在清晨的薄霧中，從木板床上滾下來，用門口昨天剩的半桶髒水洗了臉和手，便用簡陋的交通工具往那城移動，接下來整天為那城的人提供剪髮，做菜，開車，挑重物這樣那樣的服務，等到晚了力氣用盡，再像榨乾的甘蔗那樣回到那張木板床上。他剛來的時候，即發現了這裡的人的相貌也不同。當然不如那城的貴氣白潤，這裡的人乾瘦枯黃，皮膚如皮革那樣強韌，是過度曝曬後的深褐色。他們普遍的對自己的生存展現出一種強忍下的耐性，好似它們在外頭都被磨光了。

他不清楚自己究竟比較同意哪一種生活方式。雖然他依舊是袖手，沒事幹。小城在白天基本上是半空的，他便在茶館看人下棋，坐上大半天，與人聊天咋呼，之後到路邊樹下吃麵，理髮，走來走去，然後在街邊幫家裡買點吃食。他有時候幾乎佩服起她那信李的丈夫。這計謀真絕，不出幾年他便會變得老而朽。他已經感覺到牙齒在搖動，他才不到四十。

她過幾天便要生日。她特別囑咐了不要特別慶祝。他們倆的錢剛好是一種吃不飽餓不死的狀態，兩個人剛好足夠的水量。那種焦渴的感覺，時時燒灼他的喉嚨。他處在這種情景裡已經數年。

曾經有過的那些激情和感傷，已經凝結在過去，驟然而止。他小時候家裡有個大院

子，傭人在院子一側養蜂。他沒事去看看，那些蜂被關在一個巨大的竹籠裡，發出類似氣憤的低鳴。傭人調了白糖水從一個細管，倒進去一個小碟子餵食蜜蜂們。牠們不吃蜂蜜呢？他問。蜂蜜不能給蜜蜂吃的，太稠了，牠們會溺死的。

他有時候不顧傭人的反對，湊近看竹籠裡的情形。金褐色的蜂蜜汨汨流動著，看起來很溫暖，裡面確實凝著幾隻已死的蜜蜂。牠們蜷縮著，顏色鮮麗，好像尚在吸吮，然而已經沒有生命在裡面。之後他常想著蜜蜂不能吃自己釀的蜜的事，還有那會把牠們溺死的事。

他在碼頭，有時候也與碼頭工人們嬉鬧。他這個下午過去，令小廝扛了一桶酒過來，立在大船旁。他蹲坐一旁，那些臉烏黑的工人便圍了過來。他笑著說，哥兒們今天還沒有喝呢。這樣，我來請大夥喝酒。

條件呢，請大夥陪我玩玩。

我水性不錯，想下水走走。來比比，誰走得久。贏的喝酒。

他嘻笑著，將上衣除去。慢吞吞的，將軍靴除去。那些工人有鐵的眼神，注視著他。這使他身上搭了重量，他得以藉此埋進水裡。

我來，一位姓張的上來，將鞋脫了，簌的插進水裡。

他笑說，得下去會會，便跳進了油污的水裡。水離人近，然而還是水，冰的水下面拖著他，他便往下墜。他便隨著自己像一頭死去的牲畜那樣，既然已經死去，便沒有活

著的可能。他便隨著自己深深的墜落，手與腳似要脫離他而去那樣無用的飄著，他便睜著無情的眼睛在水裡看著。水湧進它們，就像想湧進每一個孔竅，將他裡面替換成水的推擠著。他便冷冷的不加抵抗。他知道抵抗的無用。抵抗反而是種示弱。他將胸口的氣一勁呼出，看來是非常挑釁的。於他只是對死的仿倣。

他看著那個姓張的急浮上水面。而他任由自己，像個死物。

大城裡就要不好了。阿姨說。他第一次在阿姨的語調裡聽到了情緒。那悽惶的音調來自於這個矮胖而自律的婦人，使他心驚。李家的門口來了人，是碼頭工人公會，他們想讓李家饒饒人，換個做法，漲漲工資，十年沒漲了，大家日子不好過了，李家哪裡這麼容易商量的，沒兩下，李家的，碼頭的兩幫人便糾糾纏纏的打起來了。碼頭的那些人塊頭都大，幾下把李家的人頭臉給打傷了。

李家的人便拖了那個碼頭的人進府，硬是不肯放人。碼頭的兄弟哪肯罷休。在門口又喊又嚷的等了一晝夜。

第二天早上，本該被關著的那個碼頭工人，被人發現，漂在他平常工作的碼頭附近的水面上，和著泡沫和七彩油汗，死了。

阿姨喘口氣，喝了口茶，然後接著說。碼頭工人都炸了。他們堵在門後，咚咚的敲門，要李家人出來，殺人償命。他們哪肯出來，碼頭工人便搬了各種重物來撞門。旁

邊的大石頭，大盆栽都拿了，沒用，你們也知道李家的那扇門吧。又大又厚實，像艘船一樣。

他忍不住望向她，她聽得出神，眼神憂思，眉間有皺紋。他和她一樣記得李家的大門，鐵鑄的，上面一顆顆銅的鉚釘。挺嚇唬人的，他記得他那時候用手觸摸那堅硬冰冷，戲謔的想著，你擋得了人進去，可擋不了人出來。

喊不來，攻不破，拿不下。最後碼頭的那幫人便回了碼頭。李家門口就安靜了下來。天光著，那寂靜是半夜的，那樣肅殺的。你知道天會明，然而之後的事就不知道了。每個人提著一顆心，燭火那樣搖來晃去的。

他再望向她。她的臉孔某處，不知何時變暗了一塊，像乳白的牆凹進一處。原本籠罩在上面那麼緊繃的，處處可見，金光一樣的美，便像要散去的霧那樣變薄了。那時而緊湊精緻的秩序，猶如城一樣，若是有了一處破口，那力量便消下去，消下去。幾乎讓人想不起以前曾經有過山，有過海，有過震耳欲聾的雷雨。她的臉依然是潔白皎美的，僅是那股帶動潮汐的光輝不在了。她自己不知道。他如今平平靜靜望著它。像是一個無月的夜。

過了幾個這樣的天，前天晚上，便出事了。李家看門的人緊緊張張了五日，到了第六日晚上，李家的老人過壽了。本來也就沒什麼的事，也打點了警局讓人在門口站哨，那碼頭工人的家裡，也叫人去打點賠錢了。

那天晚上，李家門口皆是車和人。裡面燈火亮晃晃的，空氣蒸騰。那扇門時而大開，讓車進去，人則從旁邊開的細門，搖搖曳曳的款步進去。那天晚上許多的臨時雜工也在門口，搬開物事，停車。車子進去時，烈日般的光束把走來走去的人描出一個個人狀的光圈，看在對街一個人的眼裡。像殘影那樣不斷的重複，然後那些人形彎倒，折腰，碎片一樣掉落在地上。拿著棍棒的人湧入，到處是碎裂的聲音和大叫嘶吼的人聲。

那些人見人就打，一個心有餘悸的李家長工說。他們像黃蜂那樣凶悍迅速，難以迴避。有時候幾個圍攻一個人，對著沒有還擊能力的人頭部一陣猛打，李家的老爺被打到血滴了滿臉，灌滿他的雙眼，狀甚可怖。人們事後想起，怎麼這些人鬼魅般的，就這樣消失了呢？然後人們想起了門口的那些雜工，那些在夜裡煤炭那麼黑的，低頭咬牙的外鄉人。平常人們不注意的那些影般的存在。他們顯然在其中使了力，那些工人便順當彈珠般彈了出去，不知去向。

人們便注意起那些人的來處。他們都是從小城來打工的，一切便容易起來。李家聘了車在大城裡繞行，敲鑼打鼓的宣布懸賞金額，要是有人窩藏工人，便全家處連坐法，鉅額罰金並且驅逐。那鑼聲一下一下的，像霹靂在大城人的耳朵裡迴盪，從天光到傍晚，終於大街上給攆出幾個人來了。那幾個人，垂頭喪氣，臉色慘白的跌坐地上，眼神石化，像船行到了盡頭。

小城的人已在戒備。那個時時籠罩在遠處大城上的黃色煙塵，如今已經活動著站起

來，像隻巨大的獸。人人草木皆兵，穿戴起來，神情肅穆，如祭典將臨，或天將大雨。這些人，長期被當做椅子，輪胎，傘或其他工具。現在用人的方式站了起來。那些惹事的工人已經被他們分散開了，藏在山中，閣樓，和紀念館鐘樓的最深處。他們長期居於人下，裝聾作啞已久，身體是瓶，口平時無可奈何的朝上，任由雨和泥砂湧入，滿了便把它蓋上，裡面自行發酵，起泡，變成無法辨識的物質。他們長期為這種異質所灌注著，而意志異常堅定。他們沒有考慮過別的做法，碼頭的那些兄弟們，他們視為自身，像是手指或耳朵，如果有人來蓄意傷害，那便沒有什麼好說的，要戰便戰。

紀念館頂部的鐘大響著，低沉宏大，那聲音嗡嗡著，似警告似嘆息，夾雜著刺鼻的氣息。小城人停下手邊的事，紛紛站立起，手呈刀刃，臉上帶著盲人的鋒利，側耳傾聽。他也站在門口，眺望著。他對戰爭不陌生，他父親的工作，和家裡的那幾房之間，讓他熟知戰爭的必要。你若不戰不爭，從錢到權，都流不來的時候，那便是死路。他看過他母親的例子，當生命成淺灘的時候，掙扎只會成濃稠的泥沼，讓泥砂灌入口鼻。他想起那些淹死在自己的蜜裡的蜜蜂，他毫不同情，簡直是喪失尊嚴。

也許他始終恨他的母親那種不爭不搶，把他們害到現在的境地，因此對她的放棄可以那麼不經過考慮。前幾個月他人說起，他母親病著，雙眼全盲。但他回不去。

他沒發現到自己，曾幾何時，也成了小城人之一，曾屬於大城而流亡到這裡，使他帶了大城靠海的那股濕冷，這些年來又裹上了小城的泥砂。他被人視為廢人，由李家豢

養著，他對李家充滿了炙熱的恨意，和那種佯裝不知的，冷若冰霜的依賴。這些年來，他最恨的，其實是他自己。他過得像活著的幽魂，這使他視死如歸。

他望著那紀念館，紀念過去保護過小城的將領，也就是他的父親。想起來真可笑。裡面放著他父親的書畫物事，和陵墓。他從未踏入一步，最多就是在門口站站，對著裡面抽菸。把口腔肺泡裡不需要的廢氣，遙遙吐向中庭佇立的，他父親的銅像。

他父親站立著手裡握著刺刀，另隻手握拳指天，渾身墨黑，這使他比較能正眼看著。雖是銅像，有關他父親的比例身形極其擬真，由於他和他父親的酷肖，他被迫面對著他自己。那個和他父親的影子疊在一起，站著這個銅像，閃耀著光，下面深刻著幾個字，生之燦爛，死之榮耀。他簡直要笑破肚子，他目睹過他父親的全部生命，和至此為止他自己的，真是何來燦爛，何來榮耀。

他的父親並不是光榮的犧牲者，而是在家人和政敵對他的詛咒和憎恨下，一點點腐朽生鏽，最終扭曲著肢體死去，死前床榻無人，螻蟻那樣的崩壞瓦解。

他的拳頭無意識微微舉起，對著他父親的像，然後他倏的轉過身去，面對著那李家來的方向。

遠方有殺伐之聲，由遠而近，夾雜慘叫哀泣，使人心生恐怖。

她站在他的身後，看著外頭騷動，心裡面沒有一絲的動搖。過去常有人說她面容有

如菩薩。此刻她的臉光潔瓷白，滿面生輝，雙目如星，像一幅風景。她心平氣和的望著他的耳後，她明白他比他明白自己更甚，這幾年過去了，以他的性子，他已經又煩了厭了，不只對她，而且是整個處境。也許他會藉著這次暴亂逃開了去。

從他第一次見她，她嘗到他那火舌般的眼神，便知道她必須餵養那火，哪怕它如困獸如毒蛇。她此刻聽見的聲響應該是車隊，從大城敲鑼打鼓而來。她覺得多餘，捉人應不需要太久，尤其她已經提供了詳細的地圖和情報。李家在此之後，便能加強對他的掌控。也許整個小城之後會陷入動亂，為之而傾，然而她亦不為所動。她學著他的樣子，一齊眺望從大城來的黃色沙塵。人們一直對這個有各種說法，黃龍，浪滔，她睜著那對美目遠遠著，她知道那像什麼，像她綿綿密密，撲天蓋地的愛情，正覆滅這個城。